

戴笠的家庭

毛 鍾 新

戴笠別傳之四

浙江省江山縣聚族而居的人家，只有保安居民有十姓，族姓稍雜，戴氏宗祠離下街頭，尚隔幾坵水田，靠近路亭，民初修建，民國十餘年間尙正新修講殿。大門高豎「戴祠」二字，筆力挺拔，係以重金請上海名書家所寫。

保安街上洋房屋

江山縣誌——恩榮志仕籍：戴士秀，住保安，嚴協左榮巡江把總。所載簡略，不具生卒年代，應是保安戴姓遠祖。

戴笠先生祖上原在仙霞嶺路最高處，地名關頂，開設客棧。後來遷居保安街中段，約為三開

間店面，戴先生長大以後，建三架屋式之洋房，兩房一廳和兩小廳間，天井蓋以明瓦，戴老太太和戴先生夫婦，住兩小廳間，正房兩間，空未住人，後為披屋，作廚房餐廳，老太太恆在此坐竹製躺椅，持水煙筒，與親友聊天，作起居室。在保安街上頗為突出，鄉人稱他們這一為洋房屋

垣，鄉間兒童傍晚在此玩耍，戴先生二十多歲時夏天在家晚餐，飯擺一小桌在石版上，二面用柴

，一面乘涼。

藍家女兒脚色好

祖父順旺公，業農，家世素封，有田地數十畝，和竹山多處，保安在萬山叢中，可耕田地不多，產量不足自給，諺云：「有錢靠竹山，無錢靠肩担。」父冠英公，駢馳不事生產，戴先生四歲時即已逝世。老太太藍氏諱月喜，保安上街頭人，有兄弟七人，姊妹四人，為保安大家庭之一，祖墳風水甚佳，堪輿家相其地為鳳凰形，鍾毓外甥，生女亦比男有才幹，保安人相傳，「藍家女兒脚色好」。能理家處世，相夫教子，就是和人吵架，也不吃虧。

戴先生于民前十五年，（清光緒廿三年丁酉，西元一八九七年），農曆四月廿七日出生，諱名春風，行十。有姊名春鳳，長戴先生二歲，子歸距保安二十里之同邑官溪胡念恕，有子女多人，長子胡務熙，現任台北市警察局長，長女秀鶴，南京時代即住外婆家，有弟諱名春榜，行十一，後易名雲林。

戴先生于民國三年與同邑鳳林長戴先生一戴

之毛氏女諱秀叢結婚，越年舉一男諱名譽武，嬰兒時白皙可愛，取奶名蠶兒，江山方言讀兒為倪，年長後即以諧音藏宜為本名。迨後即未再生，保安人稱只生一胎為「稱鍾生」，生兩胎的為「鶉鵲生」。本誌一七九期本年元月號三十頁所刊戴先生全家福照片一幀，他們全家從來沒有照相，此照係民國三十四年中美合作所美方負責人梅樂斯將軍隨戴先生至保安時所照。民國五十年前後，梅樂斯將軍患了癌症，偕夫人來台，希望與中美合作所華方友人作訣別，始悉播遷來台，資料殘缺，回美國後，將其所存底片，放大加洗，寄蕭勃將軍轉交戴先生在台家屬。此一照片珍貴處在此。

自印鷺島一月記

照片後排左立為戴公子藏宜，幼在保安讀仙霞區立初級小學裏學堂，十七年夏，戴先生自徐州回籍省親，攜西湖藕粉、茶葉等分送親友，印有荷名片：第一節中校副官，要藏宜法江山縣城

此校任教，時年十四歲。十九年畢業赴南京，以後讀過蘇州翠始中學，並去北平讀東北中學（東北籍立法委員王化一任校長，為四維社主要幹部）。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滬戰爭，舉家南遷浙江衢縣，借居鄭宅，認識鄭家女公子錫瑛。王固曾任廈門警察局長，曾去廈門讀集美學校，寫一本小冊子「鷺島一月記」，自費印行。

潛行杭州被戕害

抗戰軍興，舉家遷回保安老家，辦樹德小學，服務桑梓，二十九年，與鄭錫瑛結婚，卅年四月四日生長子以寬，卅一年八月二十五日生女眉曼。以後續生子以宏、以昶，女媛媛。

戴先生一再派人接其出外繼續讀書，未果。

卅八年江山淪陷，藏宜舉家避赤禍南行，在福建途中其妻生產，迫不得已折返家中，共匪迫害漸急，潛行杭州，在車站被捕，解回保安為匪戕害。存年三十五歲。

後排中立者為戴先生本人，右立者為其弟雲林。

世說新語載，謝太傅語戴安道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一千六百年後的今天，如有謝太傅在晤見戴先生仍可用得着這句話。

雲林在家鄉讀私塾，未受現代教育，文字頗有根柢，能做擘窠大字。保安水口福興廟及戲台所有楹聯均常為其所書。

有權有錢不可做

原在特務處任司書，二十四年周志超任西安省會警察局長，隨去西安。戴先生親自交代：「有權的事情，有錢的事情，不可交給他做。」西安事變後，又隨馬去蘭州省會警察局，言行頗有不檢，曾在某次集會，受馬示意在大庭廣眾中大罵特警班副主任某，則是有負戴先生付託了。

嗣由胡宗南保送成都軍校高等教育班受訓。卅二三年間回家，戴先生在，尚識飲東，戴先生逝世，魚肉鄉里，橫行無忌，卅八年江山淪陷，遁入深山，為匪遣人騙出，自縛投案，在北距保安十里之三柳口（與保安兩村合稱仙霞鄉）鬥爭處死。

雲林有養女淑姿，卅二年來重慶，住戴公館，因感情問題，為人所欺，鬱鬱病逝，戴先生悲傷流淚。

捨子頂替救雙孤

前排左立小女孩為淑姿，二十七年有棄女嬰于保安戴宅門前，戴太太予以收養，長圓形臉，眉目清秀，戴先生頗為喜歡，請了北平西山慈幼院出身之保姆來家照料，他自己每次回家，亦帶若干花色艷麗童裝回去，打扮得漂漂亮亮。

前排左坐者，為長媳鄭錫瑛，出身浙江大學，懷抱者為其女眉曼。大陸淪陷後，攜子女流落上海，四十三年保密局長毛人鳳查悉其行蹤，電太湖反共突擊軍某部，派員以其所生子女住入其住處，頂替其戶籍，復引導晝夜逃出，攜長子以寬，三子以昶，歷經艱險，由香港來台。長女眉曼，次子以宏，無法攜帶，留在大陸。

現已結婚，並有子女多人。

剛烈強韌太夫人

前排中坐者為戴母藍太夫人，倚其懷中之小男孩，為長曾孫以寬，現在美國，為企管碩士，亦已娶妻生子。

戴家門中度量寬宏，慷慨好客，仁慈待人而又勁氣內歛，剛烈強韌者為藍太夫人，盛年守寡，教養兩子一女長大成人，適時婚嫁。

戴先生年輕時浪跡江湖，投浙軍第一師潘國綱學兵營為學兵，民國十三年孫傳芳入浙，盧永祥敗，戴先生脫離部隊，流浪寧波，太夫人拐着一雙小腳，不識文字，不懂普通話或寧波話，獨自保安鵝碼頭走到寧波，在一座廟宇中找到戴先生，伴同回家。

帶他們回老家去

西安事變，戴先生十二月二十二日飛西安，事後大家紛紛讚揚戴先生料事之智，判斷之確，忠義奮發，從容赴難，其實當時他自己亦知，此舉九死一生，只是忠義天性，不容反顧，所以頭一天召其獨子藏宜回南京訣別，行前復長跪寡母面前，訣別痛哭，而太夫人却鎮定如恆，未流絲毫眼淚，神色厲肅，正氣凜然地說：「國家重要，委員長需要你，你放心去，如有萬一，我會帶他們回江山老家去。」

史記刺客列傳載：荆軻去秦至易水，高漸離擊筑，歌：風蕭蕭兮易水寒，燕太子丹及賓客知其事者白衣冠以送之。這些人于國家存亡關頭，

對於個人的生離死別，不值張皇，而且有許多張致，實在比不上這位江山鄉間老婦人。

騙我一步定觸死

三十一年浙贛戰役，江山陷敵，原駐金華之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東南辦事處遷至福建浦城，戴先生想接太夫人來重慶，安全有保障，生活上有照應，晨昏定省較方便，而太夫人堅決不肯去，辦事處不以日寇進犯為由，接來浦城，預備慢慢西南行，太夫人發覺了，找姜朝龍（辦事處秘書，暫時代理處務）從容而嚴肅地說：「朝龍，重慶我是去不的，我這幾根老骨頭要留在家鄉，你們如果再騙我南行一步，我定『觸死』（江山方言，意義與「撞死」同）在你們面前。」這幾句話說得斬金截鐵，把辦事處的人完全鎮懾住了，只好送她回到江山保安去。

懺禮祈福三柱香

太夫人平常却平易近人，從無疾言厲色，亦無尊卑貴賤觀念，在鷓鴣巷時代，在杜按間大飯廳與伙夫勤務兵同桌用餐，在保安老家，坐在廚房間，和伙夫傭婦聊天，有貧苦求助者，亦溫婉與談，盡量幫忙。鄉下人只有養豬宰殺，才留了幾斤豬肉，招待親友吃頓飯，太夫人有請必到，即是什麼都不想吃，也要坐上桌子，和人聊幾句。不使請她客的鄉人失望。

經常穿件青布袍，頭上戴環帶狀黑緞帽，僅覆蓋額頭，冬天戴絨線帽。信佛，農曆初一十五吃齋，到南京以後，每天早晚三柱香，肅立天井，

雙手合十，虔敬禮拜，口中喃喃默念作禱告，我相信是為其子戴先生懺禮祈福。

戴先生說：我的母親只是一個鄉下老太婆，二十幾歲守寡，扶養我長大，可是用不着把熊丸薑蒜等一堆好字眼堆砌在她身上。所以她对戴先生的事業，有部份不甚接受。二十三年我至南京鷓鴣巷，未派工作前，閑居無事。接觸行動警衛人員，太夫人輕輕叮囑：「這些人不是好人，離他們遠一點。」

裏面甲室有怨涼

某次，有人在鷓鴣巷公廨問太夫人：「藏宜呢？」她嘴巴向側一丟說：「裏面有碗涼呀！」那時甲室有位女同志，已婚，年紀比藏宜大，常和藏宜一起玩，太夫人深為不憚，仍以幽默態度輕鬆地說。

太夫人對大房較為偏愛，戴先生稚給讀書，即憂家好客，喜歡花錢，祖遺田地竹山，或買或典，日常家庭生活，並不寬裕，曾持碗到鄰居豆腐店買兩塊豆腐，已盛入碗中，說隔天給你錢，店主一言不發，奪回豆腐放入木盤中。保安豆腐店，以大木盤盛有清水，豆腐浸在水中。一塊豆腐值一個銅元，銀元一元值三百個銅元。太夫人默然回家，矢口不提此事，其家子女以後有隨戴先生工作者，亦待之如常。甚至其晚輩中當年有曾摑之以掌者，日後心中亦未存芥蒂，汪洋大度，有如此者。

離貳叛將聞耗泣

卅七年太夫人仙逝，戴先生殉難雖耗始終瞞住未曾得知，卅八年春葬于家鄉正是匪軍渡江前夕，未受點滴驚擾，真是福壽全歸。

卅八年夏于役長沙在張嚴佛家晚餐時，在湘主持特種會報，暗投共匪叛跡已萌，談及藍太夫人仙逝事翌然曰：他們怎不告訴我。潸然流淚。離貳叛將聞耗而泣，太夫人母子德澤之深，入人心如此。

太夫人長兄增榮，夫妻均吃齋念佛，但不去菩薩廟上香禮拜，亦不和向尼姑往來，經常在家舉行聚會，鄰近地區吃齋而具有相當身分的人同來禮拜念經，聚會的名稱江山方言叫做「鐘草」，參加的人稱前輩，我疑心是唐宋以來浙江民間秘密教會之殘留，宣和年間，方臘造反，破六州五十二縣，史稱「食菜事魔」，明太祖驅逐蒙古，打下天下，其基本力量，亦與此教衆有關。戴先生出生時，母奶不够，曾吃大舅母之奶。

前排右坐者，為雲林之妻管氏，傍立兩男孩，為雲林妾生子。三十八年江山淪陷後掃地出門，指定地段行乞，不知所終。

夫妻烏面患絕症

在此全家福照片以外，有一重要人為戴夫人毛秀叢，民國二十七年，因患癌症，赴上海住紅十字會醫院診治無效，逝于上海。

戴夫人圓圓臉，頗福態，不苟言笑，家居不串門，和親友鄰居少接近，搬去南京鷓鴣巷，婆媳兩人仍住兩個小廳間，後因發覺戴先生結交女友，夫妻爭吵，隨即「烏面」亦云「隔倒」，不

見面，不說話。只要聽到戴先生回家，即藏在所居小廳間內不出來。戴先生千方百計託了內弟婦丈母娘出面轉圓，始終沒有和好。

戴夫人用錢甚節省，其弟宗亮生子，只是買點布，自縫兩件嬰兒衣服，作為賀儀。在滬逝世時，尚有現款四百元，給廚房一百五十元，給陪伴她的外甥女一百元，尚餘一百五十元留給兒子藏宜。

彌留時眼念藏宜

彌留時脈息已停，眼睛尚睜着，其弟宗亮趨前禱告說：「你放心，我們會盡力好好照顧藏宜。」眼睛才閉下。戴先生時在重慶，聞訊甚為悲傷，其岳母家住息烽，親向其報告噩耗並痛哭。每年忌辰，在臥房內懸掛遺照，唏噓垂淚，以後亦未再娶。

戴夫人胞弟宗亮，原在江山文溪小學任教，後至杭州警校特派員辦公室任職，穿了皮鞋，上下樓梯有響聲，戴先生說：「穿什麼皮鞋？勃浪，勃浪。」于是改穿布鞋，戴先生看見了說：「老百姓，穿雙布鞋，沒有一點精神。」

廿七年冬調上海任會計，就便照料其姊瘵疾。廿八年戴先生有電報給楊虎太太某，楊虎本人在重慶，留在上海有好多位姨太太，人頭均熟，在上海社會有潛勢力。他送錯了，送給另外一位姨太太田淑君，拆開看了說：「你送錯了，不是我。」戴先生據報，頗為尷尬，回他電報說：「女人多疑多妬，下次千萬當心。」

投考黃埔助旅費

戴先生有堂兄九人，他兄弟列第十、十一，統稱五大家，血緣甚近，應在五服內，婚喪、喜慶，併家三天，老幼上百人，主其事者頗為吃力。三堂兄春，在街頭開布疋雜貨店，店號三和豐，閩浙公路未通前，營業頗盛，三老板在鄰近鄉村亦頗有名氣。戴先生去廣州投考黃埔，曾資助旅費廿元，戴先生曾自廣州郵寄軍校刊物「黃埔」給三老板之長孫似仁。惟據徐為彬說，戴先生十五年在廣州司後街宏信旅館告訴他：「在自己店舖裏，借了一百元大洋。」即是此指，雖然保安人出手不會如此大方，但當年要從江山坐木船至杭州，轉赴上海，再乘輪船去，廿元恐怕不夠。那時已沒有錢，積欠了旅館費，和老板娘吵架，為彬掏出五元毫洋交給老板娘，為之解圍。徐為彬為特務處開山幹部中與戴先生結交最早者。

仿漢常平貸穀子

四堂兄春陽，上文曾提及，尚有可記者，他

約幾個朋友集穀子百担，仿漢常平倉方式，春夏青黃不接時，借給農民，秋收後加息二分償還，以今天台灣農民視之，簡直是高利貸了，當年鄉間農民却深受其益。戴春陽生平主張多子多孫，娶妻不育，先後納妾三人，才生男女各一。民國十九、二十年間自殺，說是其三妾杭州人住家衢州，行為不檢，復拿了他參加共產黨的把柄挾制他，深感無面目見人，復懼事發，因而自殺，我原不信此說，他家幾代地主，他本人連二五減租都反對，如何去當共黨？可是三十八年江山陷匪，匪幹稱其獨子善善為烈士遺屬，勸他上石鼓山騙戴雲林下山投案，迨雲林處死，家屬掃地出門，這位大少爺却天真得以為受賄，與匪幹爭鬧，卒亦扣押處死。

共黨以欺騙起家，春陽與共黨究竟有無淵源，于今却難說了。正是：萬里看春烟水暮，世俗寧知偽與真？

編輯報告 (一) 編輯者

△本誌一七九期校對疏忽錯誤字句訂正如下：第三頁圖片說明應為「右一為汪蔭定先生」。第六頁十九行應為「閩變、西南事變、崑崙關戰役。」第十五頁上段橫第一行應為「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

△本期篇幅又兼排校不及，陳嘉驥先生、倪渭卿先生、趙宗鼎先生、董世璋先生等大作多篇均延至下期刊出，敬請讀者作家鑒諒。

△季慶雲老先生窮數年之力，搜集材料，並就他早年在東北的親身見聞日記，詳加考證，撰為「張作霖興亡記」，自本期起在本誌隆重刊出，季先生另有「皇姑屯事件始末」投寄「時代文摘」二月號刊出，歡迎讀者騰閱參考。「時代文摘」每冊台幣伍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訂。